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激傳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

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郎反韓不能守馮亭

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以降趙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

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或留

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帥其義兩通官帥將子為代

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

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

家子選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二十餘矣乃學

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中

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

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

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

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

師古曰伊脩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

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素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克國

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

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

以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鄯音善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

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

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

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

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

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今議

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

顯之可也師古曰顯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

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

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

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必寐反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比逐覺也為

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

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

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

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師古曰音才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

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并追擊之

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

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

三姐旁種反

師古曰多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

詔召丞相韋玄

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

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

師古曰此類也登成也京師穀石二百

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廷方

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師古曰莫無聲也音莫奉

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

師古曰竟讀口境不以時誅亡以威制

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

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

居力反往者數不料敵

師古曰料量也音耶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軔

萬人

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

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

之兵耳器不犀利

如得曰今俗刀兵利為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

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

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牛戰之備久廢不簡

師古曰簡謂選擇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

心而羌首難

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

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

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

羌人乘利諸種並和

師古曰和應也音胡卧反

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

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

空費其日而無功也

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師古曰相比也為萬倍也

固爭之不

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

為名

師古曰且云領屯田不言討賊

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

到隴西分屯二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
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

同阪師古曰阪平阪也降同者阪名也阪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阪音何反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

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

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

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

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

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前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

曰自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甚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

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

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

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敵當敵攻戰為畔敵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

開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

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

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

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下詣軍所非為擊也師古曰助

其時今發二輔河東弘農越騎射飲飛鼓者羽林孤兒及

呼速紫呼種劉德曰呼音厚羌別種也鼓者謂能張弩者也鼓音工豆反紫音力追反呼音乃鼓反仲馮曰呼速紫則呼救

累單于所將五萬眾來降者也呼者匈奴傳所說西零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二種有兵眾皆宣帝時來降今使征羌方急遣師古曰言令速

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未審

也故須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

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

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

夏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十月兵畢至隴西十

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

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

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二逃出塞

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

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

置謂置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

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

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二十餘人皆拜後歲

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

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

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

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

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

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時

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田

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

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

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

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

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

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二保康居都護

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

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
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
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
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
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不知所從則百姓
無所錯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音一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
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
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
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
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

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遂音千句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
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
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
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
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趙都師古曰都殺禍人而為塚也殺了活反又丁外反初音計利反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
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
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
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
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師古曰此例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

剛彊堅固

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師古曰圖謀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

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

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

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颯賜告養病而私自便

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

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稱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獨行在所者

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頴反夫三最予告

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

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

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

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

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

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

不當罰則赦之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發棄也

疑輕重則從輕師古曰釋發棄也致其罪其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其

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來

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

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

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師古曰座音才戈反至孫坐中山

太后事絕遂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

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

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卒年四十餘

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略語在溝洫志立字聖卿通春秋以

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

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

似而多知有因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

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

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

亦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

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其可觀也師古曰前

荀師古曰前參昭儀少弟行又教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

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以數病徙

為寢中郎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擾之陽

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病

免官復為渭陵寢中郎末始中起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

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

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不得

為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

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

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

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家朕其憇之其還參京師

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丞相翟方進亦甚

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大其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以王

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

誦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

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

儀終不改其相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

惡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

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

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

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

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密靜之德審於

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也履方直之道也鞠音

居六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師古曰卒終也

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

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孟子宫刑張晏安曰寺人

護見宮刑作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俛頓閉氣而死若雉之為屈

原赴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

興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作焉刺幽王信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遭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弁音盤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小弁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文盛高淑傳汝舟校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
衛婕妤生楚孝王躡師古曰躡音敷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
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

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徵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

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

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

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寬好也音許更反上數嗟歎憲王曰

真我子也常有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刑太子起於微細上

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喪失母故弗忍

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

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

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奐

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從外家張氏於

國博上書願畱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

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為償王

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

讀曰解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人持黃金五十

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

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

大王柰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也恬音大兼反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

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

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

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

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

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

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

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

知師古曰卓爾高遠兒也自言見駟先生問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

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涯也音頻

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得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

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

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

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

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

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願猶回也

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

以成大功也馮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九是書籍皆有之願

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如淳曰上與王也王得書且甚說報博書曰子

高適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左顧顯至誠納以嘉謀

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論曉也今遣

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陰陽

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王鹿充宗所排謀不

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

災異及乃口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

令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

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成功既立

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

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

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一日始為端緒將比

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怠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

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

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

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

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

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說報博書曰廼者詔下

-5 195 35 905" data-label="Text">

止諸侯朝者寡人慤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慤痛也一不知計策何所出也慤音才感反子

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仲魯大夫臧武仲也名統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於王引之為言也子貢之辯師古曰

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師古曰下莊兼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

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柰何行金

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湏以成事師古曰湏待也王以金五百斤予

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

語博兄弟註誤諸侯王誅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

奏請逮補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

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

訛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師古曰調古謂字也原

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幸

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

博師古曰詳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

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諭謂約束之詩不云乎靖恭爾位

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明之詩也與借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借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王其勉

之駿諭指曰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於王也禮為諸侯制相朝聘

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一德謂不二其心也且王不學

詩乎詩云俾侯於魯曾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魯國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於魯國而作

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

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爾近宵人毋作匪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師古曰竟

讀曰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

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

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

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

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奪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母復以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務與眾棄

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為藉致享於神慎之至也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

繫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如此則長有富貴社

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過無善狀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

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

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

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

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二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孟康曰續皆引師古曰音善反王莽時

絕楚孝王臨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聞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臨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嬖介之過未嘗聞朕其嘉之今迺遭命離于

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痛斃其手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

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痛斃其手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

斯善人而有如此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

將何助哉師古曰純大也一日善也茂美也助勉厲也書不云乎用德音厥善師古曰尚

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勲為廣戚侯明年嚙薨子

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

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

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勲薨謚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

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

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

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善已共起兵

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手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守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女犯法

師古曰與姦慣上以至親貫弗罪傳相連坐師古曰久之

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

子乃守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師古曰矯字或作奉璽書

敕諭之師古曰約敕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

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

節謹度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杜穰可

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師古曰謂東流言紛紛謗自

內與朕甚慙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慙痛也音才感反詩不云乎母念爾祖

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

德則長配天命此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忽於道德

乃所以自求多福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故臨遣大

中大夫子矯諭王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

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

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

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

出繼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

驚忽臣下師古曰驚讀與儼同原父曰南面之文不具不自亡於太后李奇曰不自亡者親之辭也師

古曰言不自同它人

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

子隱直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

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

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母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

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師古曰貫後宜

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寧勲懼

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兄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師古曰耆音故

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

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

傳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

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師古曰道音宇立二十年元帝崩

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

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

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持成帝謂之縣官也

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真如昌邑王也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

之言發不張晏曰下下格也師古曰比至下宇凡三哭比音必舉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

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臍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幼臍音

歎息呼天宇聞斤胸臍為家人子師古曰熱其秩位掃除永巷數咎

擊之胸臍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臍有

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抗甫後三歲天子詔

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謂謂過失也

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

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

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

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

及大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

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

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

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

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竒策天賞災異地

形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

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

足以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也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

泥皆不足以留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也音乃

細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對奏天子如鳳

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蓋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家

上松栢皆西靡也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

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則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

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

日於宮中 立石東倍章并祠之師古曰倍章黃唐 建平二年息

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生是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

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歡等祠

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巫姓字 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

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右立宣帝起之表

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

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政其所為也 白太皇太后

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

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

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

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

未之國建昭四年薨即葬社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

氏 孝元皇帝二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

師古曰共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

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 長多材執習知音毅

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語在元

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他王十九年

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

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

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

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

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已為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

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

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

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

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

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二十年薨子衍嗣師古曰諸

中山孝王薨後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召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諱也今此傳云子

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

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主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編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編得為天子也編即古遍字然而世

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

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

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宣元 八王傳第五十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書八十一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浚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師古曰承音證

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

庸作以供資用

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顧也

尤精力過絕人諸儒

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

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張氏之說

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曰耳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

匡說詩解人頤

如淳曰使人

衡射策甲

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

師古曰授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

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為掌故調補平原文學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

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

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
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道衡歸官
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
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
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傳舊恩天子任之多所首薦高充
位而已師古曰言凡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
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
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令善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以其
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師古曰仰而所舉不過私
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輕忽一夫
竊議語流天下夫三苗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
而反衣之也師古曰見以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表輕柔難得故
也貴也反不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此有毛為裘而弃其白

善取厚而温也衣於既反古人病甘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
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
待食或之甚者也原文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
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師古曰階謂升也隨牒謂在遠方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將軍
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與參事議觀其
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材藝所長以此顯示衆庶名流
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遷
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
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
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大立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
觸也比年大赦師古曰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
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

入獄此殆道守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

以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為言觀其失而

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

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讀曰僻綱紀失序

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

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

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赦也錯置也言于故反臣愚以為宜

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

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

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

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

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

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伐害好陷人於

罪師古曰伎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伎音之致反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

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

上失於教化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

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寔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鄭伯好勇而國人

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揚暴虎獻于公所將叔无扭戒其傷汝禮揚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

叔莊公之弟大叔也袒伏也汝亦大叔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伏為之恐傷汝也禮音袒揚

音錫字坵從衣將音千羊反徂音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

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

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晉侯好儉而民

畜田聚

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

有車馬弗馳弗馳宛其死矣它人是

愉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畜田讀曰蓄大王躬仁邠國貴怒師古曰大

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邠修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怒欲

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我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

梁山止於岐下邠人率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

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邠州是其地也言化大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怒

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偽薄伎

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皆

到人人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

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

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勞武之詩也商邑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

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

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

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

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湯李奇曰侵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侵謂陰

陽氣相浸漸以成災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

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師古曰靜者動

謂地震也明者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

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

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

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

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

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

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

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

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

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

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龍踰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

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

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以上天歆享

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

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一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

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不天也不字或作本言脩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不可行而復

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

成之業人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情所樂也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

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

可以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

其所不足師古曰疆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

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

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

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唯陛下戒

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

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

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閫同謂門欄也音苦本反

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禮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師古曰踰與踰同所以統人

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

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眾酒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

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

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

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

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

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衡為少傅

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師古曰傳讀曰附附依也

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

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

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

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

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

又當加意也詩云晄晄在夜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也晄晄憂貌也夜病也言成王喪畢

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以關雎為

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

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宜作等也故詩曰窈

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問南離離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

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師古曰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

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

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

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効以定大基

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竊見聖

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無以輔

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音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

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

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

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水水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

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

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

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

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

嘉惠和說饗

下之顏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

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

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詩抑之詩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

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以禮樂

饗醴廼歸師古曰觀亦視也饗禮以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

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

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以休美也

立基植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

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

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廼與

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

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為

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無大

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

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著明也仲馮曰甄當為張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

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

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

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

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問

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燭照也傳

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君其察焉專精

神近醫藥彊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衡起

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

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

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

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通取曰篡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

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

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穎曰屬臨淮郡鄉本田提封二千一百

頃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西之東西界也初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反初

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蘇林曰平陵佰在閩

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

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陞賜故居奏曹冒事曉知國

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柰何殷曰

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下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

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

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

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

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

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

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

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

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

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

猥舉郡計亂減縣界師古曰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

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

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馬

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下相者前師古曰至其人之前

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時從旁言下者愛之奇

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

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

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

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

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寢罷歸故官師古曰罷謂不下也久之試為博

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

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

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

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

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

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

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

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

也謂師傳故舊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

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

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太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

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

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

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

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

貨財師古曰殖生也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

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

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

等二物爾於文為駢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

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

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

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

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

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名也坐才卧反講

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且之宣未

嘗得至後堂及兩人比肩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為得宜禹年老自

治冢坐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冢坐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

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

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宅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

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

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

聞師古曰謂其食飲寢目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

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

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

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

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

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求始元延之間日蝕地

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灾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

懼變異數見音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車駕至禹第辟左

右師古曰辟讀曰關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

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

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

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灾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

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

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

之事及天道子未嘗言性命何況我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

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

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

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

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服虔曰露筮易著於

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有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

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重哀帝建平二

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

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

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

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主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

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

者多從張氏餘家寔微師古曰寔漸也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師古曰多

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鯉生子思師古曰思及師古曰及音級及生子師古曰及音級上帛帛

生子家求生子貞登其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
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
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
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
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
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
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
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
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數力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
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
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諱位自陳至三上
深知其至誠廼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

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

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

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

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

意也虹沛縣也音貢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

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

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

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

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

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

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
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

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意旨也如或不從不

敢彊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服虔曰言已繕書輒削壞其草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好音

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

樂宮中有温室殿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傳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黨友養游說

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執然也師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勤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

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音胡胡反而王祖母傳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

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

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

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舛之及

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此必寐反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

左遷廷尉師古曰中當也光又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

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

明有所訖也師古曰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

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棄去於法無以解師古曰

也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

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師古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

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

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稷後

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褒未博坐與

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

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

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

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

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治焉褒賞大臣益

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

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

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

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

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日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

后宜改築宮太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

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復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師古曰不得

之太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傳

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

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

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

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

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

師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

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耳猗於苛反丹以罪免而

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直用反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

共毀諸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讀曰恭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

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讀曰重音直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吾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章明也君前為御史大夫

章奏先帝十二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天下空虛

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

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母能為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為害是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

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母曠廢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於虜

師古曰於讀曰烏虜讀曰呼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閭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為

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聞閹三相師古曰閹猶歷也

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

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

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

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

皇極師古曰周書曰皇極之言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大中

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

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眊側匿孟康曰眊行疾也側匿

反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沚之作師古曰沚音歲之朝曰三

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

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

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假不言異變之來起事有

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本讀故灾異數見以

謹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師古曰誣則凶

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詩曰敬之敬之天惟

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又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言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

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承順天戒

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約

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師古曰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

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

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

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言正德以順天也

又曰天棐謀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棐輔也謀誠也言有誠道

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

已師古曰孽孽不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

與福師古曰祈禳除禍也較然其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也音角書奏上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

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

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幸免罪誅全保首領

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與臣光智謀淺短大

馬齒載師古曰載老也讀與耄同今書本有作載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

師古曰稱副也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師古曰與讀曰與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

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師古曰射讀曰射嚴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

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

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賈延免

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知光

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傳嘉曰前為侍中

諳仁賢誣烈大臣令俊艾者又失其位師古曰文讀曰文嘉傾覆巧

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師古曰肆極也詩不云

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其免嘉為庶人

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

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

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

丁傳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

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

之豪草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匡皆莫不誅傷師古曰匡音崖音漬匡又音五解反昔又音仕解反解具在杜欽傳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

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大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

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為太

師而莽為太傅尤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

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

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

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

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師古曰

又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國之將興尊師而重

傳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

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黃門令為太師省中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然後歸

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

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嘗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

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

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太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

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光終無所薦舉

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

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

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

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

輿輻輳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輻輳車及副各一羽林孤兒諸生

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

人皆舉音哭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

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

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嗣莽篡

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
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
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
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
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
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襄成侯後避王
莽更名均師古曰可甲
字可字疑非

馬宮字游鄉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
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潔遷
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
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
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

帝祖母傳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
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
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
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
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傳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
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
辟讀曰僻以
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
音先禮反
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
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大
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
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
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

朕甚多之師古曰多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

孟康曰以宮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氏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

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卒官本

姓馬矢宮仁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

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

相位服儒衣冠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

如醞藉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

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

直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拜普耕反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札徙杜陵商父武武兄

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

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

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

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

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

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日恭幾鍾依反商為外戚重臣輔政

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佑助也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

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

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踐也老

弱號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

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前令吏民上長安城

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

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謂偽也不宜令上城

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上廼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

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

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

有威重師古曰多質言不為又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

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

中單于前拜請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

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郡有

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如淳曰部屬猶差女鳳以曉商

師古曰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師古曰且勿按

也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

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

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

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

為援廼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口有蝕之大中大

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今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也是也下音胡嫁反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史丹也

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都是一句上以臣章下丹等令問臣也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孟詵是也時左將軍等俱謂之中朝當屬下句云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而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

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果之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類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

言商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傳謂傳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欲使師古曰私夫及弟之私與父通考章下有司商私怨對師古曰對音直類反商子俊欲

上書告商後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迂師古曰迂逆也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

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不親後庭為句乃不須注釋矣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

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道也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問諄大臣節師古曰節也音布內反故應

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誅逸書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終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往者

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繼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卒終也愁古揚字今商無尺寸之功

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

內亂殺人怨對之端且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

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軍依反仲馬曰春申君

獻妾所生子乃幽王非懷王也疑臣字誤非傳者之失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安效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

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
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
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訐告也而欲使之宣明聖化
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
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鍊鼎實也謂所尊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其餗實喻大臣非其在則國典故宜加以厚刑臣愚以為聖王富
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茲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
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行之一人
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
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
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邪也辟讀曰僻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
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

召商詣若廬詔獄孟康曰若廬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臣言多

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
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
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
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
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對朕甚傷之
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
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
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
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
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
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

鳳顛權敵主鳳竟以法誅草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
為安漢公誅不附已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

加也音
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

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者皇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

氏師古曰倚
於綺反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位恭已死三子高曾

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

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

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

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弟薨

謚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

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其有寵上

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

子定陶共王有材甄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

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

孟康曰留
意於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師古曰鼙本騎上
之鼓音少米反天子自臨軒檻上

墮銅丸以擲鼓師古曰墮音墮也墮下也墮投也墮音墮也
持益反一日墮也音丁力確音丁回反也聲

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
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

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

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温厚
也温或厚蓄故事也皇太子是

也若廼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

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
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明鼓吹也於是上嘿然

而笑師古曰嘿
古笑字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

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
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

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
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丹

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
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罪廼在臣

當死上以為然意廼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
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

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
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

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
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蒲席也

月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
積十餘年師古曰適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

託為臣子

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

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
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

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
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

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
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上因納謂丹

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寢漸也善輔道
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丹嘘唏而起師古曰嘘音太子由

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
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

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

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一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郊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悌愛人

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貌若儻蕩

不備師古曰儻蕩踈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

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

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

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

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復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

損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

祿勲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

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謚曰頃侯有子

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

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廼

絕唯將陵侯曾無子孫歟於身云

傳喜字稚游河內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

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

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

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

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但傳太后從父弟也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

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

之師古曰與讀曰豫貢父曰親當作新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

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

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

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復病一日遣歸眾

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

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

魯不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

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

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解在上也

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

兵相距長平前將廉頗固壁不戰秦使使入及問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

趙奢之子趙括為將且趙王信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

萬之眾降秦秦皆防之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師古曰事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

光輝傳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傳喜顯則傳氏與其廢亦加之言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而傳氏之廢優得興也師古曰

是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廼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

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傳太后

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

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

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

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

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

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

畔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

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

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傳氏官爵歸故郡晏將

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

忠直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及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

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

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
以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
得其子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師古曰三
王謂成
侯及商鳳
三家也皆重侯累將窮書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
曰言
無善言

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曠貴最久
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
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

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
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操惡揚美傳會善忘師古曰道遺
尊傳讀曰解

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乃公其歷房闈入卧内推至誠犯顏
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

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報
不報故貧引之以喻丹傳喜守節不傾
亦蒙後凋之賞哀平必會禍福速哉 王史傳第五十二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書八十二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廷盛高澂傳汝舟校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
貢郯音談少為廷尉書佐都船

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
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不

其縣名也其音基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下更
反其下亦同見宣甚
說其能師古曰說
讀曰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以
宣自從也還至府令妻子與

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
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
得遷也樂音洛浪音郎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

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
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

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尚書亡逸
之篇稱文王之德

曰至于日中及弗皇暇食宣引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此言也及古側字也佚與逸同

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凝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安為苛刻也

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與讀曰豫豫干也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下量

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

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即到反來即代反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否與隔同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候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

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

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繇是知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

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

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謂宣設酒飯與

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封與

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師古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

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

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 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古
職不廢其後更為官 謂所與甚書也分明謂考州使知 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

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
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

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
上師古曰適 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師古曰言敏取錢財以

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 證驗以明白欲遣吏
考察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 故使掾平

鑄令如淳曰平鑄激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王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師此
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季路

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
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

小辟在中山師古曰辟 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
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

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
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

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
業不同所守各異唯 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

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
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

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

受縣之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 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

不稱職得政之 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

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

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

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

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賂而立不知殺

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

以顯其魂師古曰以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

至休吏師古曰冬夏令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

事宣出教曰苦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

久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

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夫相樂應劭曰以壹夫相樂也晉灼曰書家形壹夫字象也

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

也音先寺反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

方略利用而省費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省所領反吏民稱之郡中

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月餘御史大

夫下求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

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

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不得

其人則大職墮斲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斲也斲壞也墮音火規反斲音丁固反虞帝之

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

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烝

人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出當理也當音丁浪反

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燕反

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

職脩理姦軌絕自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

什分三輔之一文頴曰咸三輔之職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

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以

信者人者必當試之以事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也

兩府丞相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

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

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後行清閑無事從公道

宣無私

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

虛之譽言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

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

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

能各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

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

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

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

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

廼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

皇后也趨讀曰趣言苟取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

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

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虚師古曰比類也登

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

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盜

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

西州南絕幾不為郡師古曰南與隔同幾音鉅依反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

緣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

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謾誑也

音慢又音莫干反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慢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劾也解讀曰懈慢與慢同開謾

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

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程方進為司直宣知

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

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

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

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

定陵侯厚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

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

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

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

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久之

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

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

宣子况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客揚明欲令創咸面目

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

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

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骨肉相疑

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

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

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入衆中欲以兩塞聰明

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兩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謹譁流聞

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

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無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畜產且猶敬之

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

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長音竹兩友況首為惡

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人為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

論及况皆棄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

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

禮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疾者與疢人之罪鈞惡不直也

應劭曰以杖手歐擊人剥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癢者律謂疢疢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歐與歐人罪同也師古曰疢音後疢音節咸

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為脩而毀宣是不誼而不直

况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

促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

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

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干故反今

以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

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况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

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

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况其受賊也

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上為完也况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

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

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

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

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

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

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

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

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

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

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

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况私從敦煌歸長安

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傳貴主附事之而疏王

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况與呂寬

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

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師古曰齊隆也

音子且嫂何與取妹披袂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帝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

諸反使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

飲藥死况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

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

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師

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

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

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

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

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

尉下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間步謂步行而伺間隙以去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

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

驗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答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

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

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

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

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及為刺史行部師

曰行音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

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廼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

趣駕師古曰趣讀曰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

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

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

處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

不意博應事變廼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

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

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人以養名聲博新視事右

曹掾史皆移病卧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

言惶恐師古曰言懼新太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廼

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

俗邪廼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

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緩博出

教主簿師古曰以此教告主簿師古曰以此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

廼止又教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袪孟康曰袪音紹謂人袴也不中節度自

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受諸生所至郡輒罷去

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

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

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

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

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

材而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

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誅副也以是豪彊熱服

師古曰熱音之波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師古曰於

報仇役人而其賊亡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

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

廼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

與之邪師古曰與請曰豫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

反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檄到令

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

救惶怖親屬失色書夜馳騫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

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部掾

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

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

不及薛宣而多武諳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

便利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燕反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

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

見視其面果有癥師古曰癥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關

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被斬之情狀叩頭服狀博咲曰

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卿取技拭用禁

力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技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

書記以言於博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

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

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師古曰積

取之累前後受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

疏奸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廼今就席受教自改

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

古曰蹉音千何反蹉音徒結反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為大司農歲餘坐

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

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師古曰間言居覓反郡中清徙為山

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

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

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

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夕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平妙反

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

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

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後音方目反正監以為博苟彊意未必能

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

中八九師古曰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

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
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
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
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
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
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
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
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之弊政事
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
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
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以為然時曲陽侯正
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

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
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
官焉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
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
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
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
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
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師古曰繇高皇帝以聖德
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
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
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
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

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

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一白僚率哀帝從之廼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

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

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者十有二牧師古曰度書辭也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二州之統選

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

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

可交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

里師古曰溥與音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牧督察郡國吏民安

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

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

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

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夷漸廢替姦軌不禁

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

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

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

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

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

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傳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

前漢書卷五十三

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博晏亦太后從弟調諛

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

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與由同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

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

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

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

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

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博

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

言無也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

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

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汜音几事與喜相似即并

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之封非所當

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

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

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

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

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博執左

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師古曰鄉讀曰嚮傾亂政治

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

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

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

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矯音矯以為如宣等

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秋之義毋以事君

常刑不台師古曰舍置也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諸其族兄季

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

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來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

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今晏放命圮族

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子若立事在成十六年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

之章也職主也階者基之漸也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

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

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為御史大

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宜所在而治為

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師古曰苛謂器誠有極也博馳

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

委任大臣假借用權師古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世主已更好惡異前

師古曰復附丁傳稱順孔鄉而順其意也稱音尺孕反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鴈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久矣

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故贊引之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前漢書

卷五十五

三



